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策

廷試策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東坡先生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訪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所憂者未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鄙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襄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万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焉不尊其所習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賢責之歟萬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言邊鄙

夫處不以責論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詩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万事之序以得矣聖策有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威齊而成之夫以斧斲新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

理則斧斤可鈇新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
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以息與商賈爭利
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陛下苟以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誤之而人不信苟以誠心乎為
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
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
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
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
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
為虐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
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
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
數眩惑之哉是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
強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

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
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
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
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
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
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洒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
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
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
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関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
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
觀之則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之政助役之法
均輸之策幷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陛下不卹人
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
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

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
敢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
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
其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
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
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
之事自宰相不得爲之又况爲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
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地
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
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
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
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
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得

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秦隋酷之
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且恐逐者不已而爭
若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賡樂豈不疎哉
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
惡則其言治並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
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
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
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
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
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
如此且夫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
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
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

語則元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
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
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且請論其本
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知立事立事之
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尋古之欲
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
墨以求寡過二者皆當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貴可以講習
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諸
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
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嘗於自知是以終
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
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謂己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敢
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
醫者[illegible]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腹決腸洗濯胃腸

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
操刀而殺人若幾希矣穿暗之称劉秩関播之用李元平是也
至今以爲笑矣陛下概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若
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腹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
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要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
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
論不過讀書聽書而已若倉卒之際有警急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
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狎不可復知則
無乃誤社稷故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
未嘗廢相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
詔左右之臣要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称至治者必
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称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
賢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

既亦必有可言者且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
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
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
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
賢明聰智者豈非意祖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
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誅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
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莫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必不如此古
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
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瞻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無盡盧之忠望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御試策一道　范永柏

朕稽法前王遹求先志顧德弗類夙惟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爲之益以馭寓乎天下万世無弊者也然爲道在於日損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則是無弊之道損益隨之乎大夫以謂如之何而無損無益乎朕躬自初載念秉白王之緒依在白世之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法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列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姦罔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務農重穀而飢饉荐臻禁姦戢暴而盜賊多有比詔有司稍抑浮僞事有弗利於時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恐違熙豐之舊矣蓋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世挨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務之爲急則因革損益亟在於今日乎子大夫詳延於庭爲朕言之毋隱

臣對臣聞天下無事則苦言難入臣觀比年以來日月薄蝕兩

陽失序都城水潦則居民備擾析淮甸旱蝗則死者蔽道路四方郡縣盜賊群起尤盛於東南頃者錢塘之砂血流通衢桐廬小邦一夕煨燼陛下遣重兵授神算彰淵衷者今數月矣當此之時謂天下無事可乎天下當有事之時天子下求言之策雖懦夫孺子猶當激昂振厲以思言讜論仰承明詔臣天資愚直如水火寒熱不可少變聞忠臣義士之風則願為執鞭見諂諛之人不忍正視其面今乃得與海内多士望清光於九陛之下其可飾固陋之辭以歌訟聖德而已乎然臣一親垂白生理蕭然祿養之心莫此為急今乃以難入之言冒雷霆之威以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當斧鉞豈不危哉獨念忠孝者天下之大本而二者常不能以兼全祿及其親私門之福直言中病天下之願捐私門之小福合天下之公願就令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身戮家破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殺身成仁古人有之臣何憚而不為乎故敢披盡底蘊極言不諱惟陛下矜其愚焉臣

伏讀聖策曰朕稽法前王涵道求先志願德弗類永惟神器之重不可為不可執故以道涖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為之益以馳騁乎天下萬世無弊者也臣謂陛下旣明乎此寔天下幸甚何以言之蓋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天下之大豈一人所能有天下所共有也天下雖共有而四方万里必退聽於一人者以聖人有道於此足以得天下之心天下雖欲捨是而他適有不可得者故天下歸往謂之王而孟子亦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則宜以仁恩德澤深結人心無使姦雄之人得以伺其隙則卜世卜年將有隆而无替矣夫天下之不可為不可執者非謂其綱紀可弛法度可廢而一付之自尒也蓋綱紀不弛而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出乎紀綱之外法度不廢而聖人所以宰制天下出乎法度之外但見其內自朝廷遠及天下无一事之不理无一物之不遂人民陰受其賜而不見其為之執之之迹

焉古之以道莅天下者意其如是而已若曰紀綱可施法度可廢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以是為莅天下之道其致大乱也必矣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不可為不可執將以道莅之則宜立紀綱修法度无使君子小人混淆並進是非已明賞罰以之以合乎莊周九变之序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昔蓋公治黄老術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師其言用之齊而齊治用之漢而漢興則惟道之從無為之益識治天下要道區區一曹參尚能用之一時猶著聲芳出況陛下以天縱之聖光明之資其於道有神受而心得者豈臣愚所能測識然陛下以是策臣臣得无言乎願陛下以清靜為本以无為為常聲色之奏觀遊之事勿復留意則淵虛之宗將默與道會治亂之本安危之機不思而得矣以是馳騁乎天下焉往而不可哉若乃窮構殿之美以奉上真興土木之功以蠱邦用以是為欽崇之道非臣所敢知也臣伏讀聖策有曰欽崇

道日損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是無辯之道損益隨之乎大夫請如之何而可以无損无益乎臣嘗誦書稽明損益之理願試言之夫典謨之於堯舜禹皐陶皆稱其若稽古若之爲言順之而不違也稽之爲言考之而不泥也道者亘万世而无弊故若之以盡其常事者有相時而損益故稽之以盡其變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今之所同雖有至智莫能易也故言若昔大猷全於帝王建官其多寡之數不能盡合于前代者亦惟其時而已故言唐虞稽古由是言之則無損益者道也有損益者事也然古之爲道者必貴乎日損豈道有損益哉猶之去沙礫而精金見焉捨事法形名而道真存焉所謂損者如是而已臣願陛下求道於坦然易行之地無煩聖慮於恍惚不可爲象之中儻以制治保邦之要道朝念而夕思之必無誤矣政事有當相時損益者斷自宸衷決而行之无恤邪論之紛紛也臣伏讀聖策曰朕學自初載念稽古王之緒

作於百世之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化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烈此陛下遹先王之法以有為也夫乘百王之緒則規摹為有傳於百世之下則治亂為可考乘百王之規摹而由其中考前世之治亂而為之聚此神考之志也陛下繼此可也此神考之事也陛下之此可也繼志述事既盡其善則立政造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其細大不遺蓋無足道恭惟國家撫有海內垂二百年祖功宗德積累深厚皇天眷佑篤生神考乃大有為於天下累聖不圖一日大備猶之五帝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也猶之有周十六王而武始定也巍巍成功振古鮮儷陛下出紹大統誠數千載一時也臣願陛下乘百王之規模鑒前世之治亂思祖宗積累之艱難神考致治之光美居安慮危守成若缺盤固基本發育生靈為宗社長久之計則所以篤前人之烈者誠不可以有加矣臣伏讀聖策曰推而行之簡非其人挾藝罔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理財

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之務農重穀而饑饉荐臻禁姦戢暴而盜賊多有此詔有司稍抑浮偽事有弗利於時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乘傳興豊之舊矣比陛下除積年之弊以便民也夫古者賞有年遂有序則庠序之教古有之也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則理財之術古有之也文景下農桑之詔而年穀屢登太叔焚萑苻之澤而鄭盜以息則務農重穀皆無饑饉之災禁姦戢暴宜無盜賊之患而今日之弊乃如聖策所謂者豈無自而然耶臣請爲陛下言之昔神宗皇帝造士以經術養士以學校然三舍之法止行於太學科舉之制不廢於天下故當時之士隆師親友則說遊於學校鄉舉附貢則求進於科舉遊學校者有講習漸磨之樂歸田畝者有剛勁不屈之氣草野之才以此相望及行法之過也則科舉掃蕩而無餘三舍推行於遠裔凡爲士者必遊學校斯有寸進四方貢於辟廱者歲千餘人拘縻牽制繳拘數年爲子弟者不得從其養親之心爲父兄者不得從

自營生之便求去之害功則得失之心重得失之心重則豪傑之氣消此所以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也国家開疆拓地後逾三紀凡此土所生不為不廣耕鑿之力不為不衆則財用之乏誠非所患祖宗以來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官無冗員朝無濫賞故都內有貫朽之錢太倉有紅腐之粟十餘年來學校養士其費不貲增官置局日以冗濫冒僥賜第十常二三賞與之行動以万計内外帑藏之積為之一空乃始方田以增常税均糴以充軍備茶鹽之法朝行暮改繼有厚獲隨即不繼是猶處危以紅淮之流豈不謬哉此所以理財之術益多而国用匱乏也饑饉荐臻以氣之不和盜賊多有以民之失業蓋天地之所以生育萬物者以氣氣之所以和者以人人受天地之中具陰陽之和以有生者也其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為流通故古之論人和者必繇之以天地之和應今元元愁苦顛號蚩闘盡百年氣如是而欲人和歲豐豈不難哉常人之情倉廩寔然後知禮

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使其飢寒不免衣食不足因之以饑饉
迫之以重歛其勢不爲盜賊無以自全使天下皆怯懦孺子則
氣息奄奄坐以待斃使其間有一姦猾之人習術足以籠愚語
言足以鼓衆則嘯聚林麓動踰千百無足怪者今東南之寇可
以鑑矣然此四事不當歸咎於法既不歸咎於法則朝廷之
間必有任其咎者矣聖策謂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欺姦罔上營
私背公則陛下固已知其人矣知其罪而罰不加焉臣愚所以
不識也臣嘗謂君之於臣患不知其姦知其姦而不能罰則不
若不知之爲愈何以言之蓋不知其姦則彼猶懼其知也知其
姦而不能罰復何懼哉漢唐之君所以長跋扈之風啓僭逆之
釁者皆以此也臣願陛下明指其人正名定罪上以安宗廟下
以謝生靈爲万世臣子之戒豈不韙哉伏讀聖策曰可則因否
則革權時之宜也損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務之爲急因革損
益正在於今日乎子大夫詳延于庭其爲朕言之无隱此陛下

謙冲退託猶不自處而策臣等以因革之所宜也夫權時之宜
古有定論道無損益臣亦略陳於前矣敢以可否因革之說而
獻焉事孰為可民心以為可者因之可也事孰為否民心以為
否者革之可也陛下試歷考古先哲王之所為必無出於此矣
臣觀去歲冬秋之交陛下屢發德音無非所以抑浮偽崇時俗
而讀之者歡呼鼓舞咸興其復見太平而比者學校之法一遵
熙豐之舊多士之論无不稱快則今日之事可因可革宜不論
而知矣恭惟皇帝陛下以神考之本宗膺帝王之興起知神器
之大不可為不可執故以道莅之因時損益无必无我上遵先
王之法下除積弊之弊而又謙冲退託訪臣等以今日之所宜
雖堯舜之用心不是過也臣欲稱述盛美盡歸報之誠而才疏辭
拙以御其豪性臨之臣是可以貫日月而動金石故所以仰酬大問
者特此而已嗚呼極言不諱者人臣之盡忠包容亮直者聖人之盛
德臣之所以自勵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勵臣者宜如何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一

策

廷試策一

御試策一道　陳了翁

臣對臣伏覩熙寧之初申張之始綱紀法度煥然一新聖慮所及必期於唐虞三代所以憂勤夙夜亹亹而不倦者可謂至矣然而法令之下未徧於四方而奉承之吏鮮有識陛下有為之意者至於矯揉之術無所不盡然後以材而御事者始有可觀者焉以臣之所見於今而因考上世之得失則人材之不足於用果非治世之所患也唐虞三代之治後世皆無以過焉而論其人材則自唐虞成周而外雖夏商之間文武之後固已不及而況於後世之紛紛者乎然而周之人材不逮於唐虞而其治不愧於唐虞夏商之人材不逮於成周而其治不愧於成周蓋其成功皆號極治然其致理必有其道而人材之所以或盛

或不足者必有其說也宜亟問之所以有及於多士者也如臣之愚何足以知此然考之舜典以觀虞舜之治是舜當得成材而用也至於後世徒見成材之備於唐虞而不求其所以致之之術因以謂人材之盛不在乎教養作成之所致而在於博取兼用以待其自成而已務於求賢而賢者愈遠切於圖治而治效愈疎是以未知成周之所以治者乃出於作成之效也蓋人君之所以賴為邦本之固者以有四民而已矣而四民之業皆有教焉處士於庠序而教之以道處農於畎畝而教之以耕百工之在官府也商賈之在市肆也莫非有以教之也而四民之所以各從其教者有士導之而已故四民之有士猶衣裳之有冠冕也猶木水之有本源也善治其本而末從之矣故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其德足以處君子之位者非士而可乎是選不可以無士也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焉之為用法度而當有其德而足以知法度之意者非士而可乎然

工不可以無士也天之所生地之所産有其材者皆以爲利非商賈不能致之非義不足以和之然則有其德而足以知和義之利者非士而何乎是商不可以無士也農與工商不可一日而廢於天下而三者之民則又不可一日而無事焉先王之所以尊賢士者爲此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周家之所以治也是以水土之平百穀之殖則亦可考於司徒動植之和禮樂之成則亦可考於宗伯至於五典之所以爲教五刑之所以爲威雖異於唐虞之迹而六職之所行則亦無愧於九官之功雖無禹稷而土穀之利未嘗不興雖無皐陶而天下之惡未嘗不去亦何必待人之成材而用耶如必待人之成材而後可以爲用則世亦何待於聖人之在上者哉是以唐虞三代之君其所以自爲於上者莫不相期於心術之内故人材衆寡雖或不同而要其爲治之功則豈有不合者哉夏商之間所以班於唐虞成周之治者如此而已矣若夫文武之後則收功於治者不出

於成康之時後之可取者宣王而已成王有大誥之戒而用其議者取决於士夫之論宣王有中興之功而成其治者惟有賴於山甫之力當時之人材可謂少矣然成王之所以自爲於上者不以謊讀則士夫之言已足以爲與宣王之所以自爲於上者有任使之誠心故仲山甫一人之力而不可以爲寡然則成王之士夫宣王之仲山甫固所謂傑然者也使二君之所以自爲於上者不得其道則亦烏知其所以與傑然者而用之哉上有自爲之君下有傑然之臣固以不足之材治有餘之事而亦足以濟有爲之功也然則二帝三王之治亦可以想見於此矣若乃自嬴秦至於五代其所與所爲及乎所成之功則人材所繫固亦可考而知焉蓋周之諸侯并爲六國六國之亡合爲秦秦有天下而遂殲周公之法擯滅儒術而卒成劉項之勢楚漢之雌雄決於垓下而劉氏之社稷遂綿于漢之四百餘年至於新昌之後而劉氏之天下乃爲三國司馬炎雖篡爲晉以并

氏孫晧之吳繼蜀而亡太康之初天下遂一而建始之末則晉以至憂亂而自元帝渡江而後百有三年而爲宋宋六十年而爲齊齊二十四年而爲梁梁又二十四年而爲江左之陳江左之陳與中原之周皆歸於隋而天下又一隋氏兩傳而唐取之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天寶以後禍變相繼卒成五代之亂我宋興延而一新萬代之業生民之受賜自此而無窮矣若夫自五代而上其君擅天下者止於五人而割據一方者不可勝數其得失是非之迹興亡成敗之勢未有不繫於人材者也是以六國縱横攻去周室詐僞相欺強弱相勝當此之時而天下一之於秦秦失其鹿天下逐之關中既破而羣賊不亡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漢漢室既微曹氏擅命三國鼎峙分裂山河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晉晉室之衰中原雲擾一代相扞三百餘載當此之時天下一之於隋隋之天下纔四十年遂爲李氏之唐然則自周衰而後天下之勢或離或合能於擾攘之際奮起[illegible]

取而一之遂換人君之推者五人而已矣秦之始皇漢之高祖晉之武帝隋之文帝唐之高祖是五人者皆全有天下所謂天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所貴乎人君之位者亦以其如是故耶然其國祚之長短治亂之始終有所不同如漢如唐歷世數十如秦如隋則不傳三世而遂失之也得之之易莫如漢唐失之之易莫如秦隋然則上無凋弊之秦則漢氏安得而有之上無決裂之隋則唐氏安得而有之彼秦隋之亂爲漢唐君擅之資而已晉武以強有天下無異於始皇惠帝之時無異於秦隋之末而當是之時乘其弊者無沛公之材秦王之智是以知天下之勢必待至隋而後一若夫秦初之諸侯秦末之盜賊與夫霸據一方之君則紛紛紜紜不可勝論臣亦嘗言其略矣漢之衰也權出於曹氏而魏氏既立則吳蜀共起而爭之三國之君皆無定功之計而徒以地形相控權力相壓猶熊虎之相遇咆哮而俱鬭大者傷小者死然後司馬氏袒裼而取之得

之既下以道而守之又無其術是以患難相繼久而不已生民之擾未有甚於晉也若夫五代之得失則梁歸於唐唐歸於晉晉亂於劉汲而漢亡於周五十餘年而其變若是則其所成之功又不待言而明矣蓋漢之可取者有二事焉唐之可取者亦有二事焉為邊鄙之備而能及於屯田置天下之利而能及於平準此二事者在漢而可取者也制寓兵之法而能及於府兵正官名之繆而能及於六典此二事者在唐而可取者也自是而外則有議之而不能行者有行之而不能久者漢之限田唐之封建是議之而不能行也漢之肉刑唐之義倉是行之而不能久也漢之得失如此不可勝紀而八者之是非則亦有可論者焉斷其議者或出於自為之君獻其説者或出於傑然之臣所與之見者或終於有立所為而當者或終於有成而所成之功則或在於舉或在於所制臣請因八者而陳其得失以獻焉蓋屯田之議起於漢宣之時而成其利者充國之謀十有二事以

盡邊郡之得失謀畫之利有足言者蓋先零之衆有意於湟水之北充國之計於未然而爲備不貪小利欲以坐困而爲期故以萬人留屯因田致穀以軍馬一月之食支田士一歲之用不損威武之重而殿絕羌閒之勢夫費既省而徭役豫息此所謂必擒之具不戰而自破之策也法行之後民衆竄服其爲法豈可少哉然則宣帝之於充國也可謂得其所與矣能取於屯田之利則可謂得其所爲矣故所成之功有足言者若夫平准則洪羊議之而武帝行之政足以擅天下之財法足以合居公之意商賈由是而不至於大盛兼并由是而不至於太豪其爲法可謂善矣而世之論者皆以論桑洪羊之所議漢武帝之所行乃一時刻斂之術非先王仁義之政爲此論者是未知司市泉府之列於周官也卜式之言取於揚雄則桑羊推利固有可罪之迹以其力小而任重而爲之不能無過是豈平準之法果有所不善乎哉法雖良矣而人不足以舉之焉可以人而議其法

耶以洪羊得罪於楊雄而因以平準為不善之法是論者之過也然則武帝為平準之法可謂得其所為矣然以桑洪羊爲之則未得其所與也故所成之功有未至焉然則為邊郡之備而及於屯田擅天下之財而及於平準漢之二事臣既列之於前矣若夫府兵之制則唐之所建雖因蘇綽之謀而法制之善則實得周公之意是以三等之兵各有定數十道之府則六百三十有四而關內之府則二百六十有一自十人之火以至於三百人之團自火之有正以至於團之校尉符契既下莫敢不行弓矢橫刀以給宿衛番給上下雖在千里之外而不知其遠也及變為彍騎而其制漸壞又變為藩鎮之兵而府衛之制於是乎不可見矣當其漸壞之時衛士陷逃而宿衛不給於是募士以充其選焉是以分布于爪牙環列左右官府次舍具於王宫以衛出入以巡晝夜雖不若官正之所治而其法制之善不可廢也然則唐太宗之爲府兵可謂得其所為矣而因得衛士以舍直左

右則可謂得其所與矣故所成之功有足取者若夫六典之為
法則自周官既廢之後雖其交錯猶在而莫有稽而用之者惟
唐之大宗師其餘意建官分職自成一代之法二十四司共攬
尚書之事天下之務會於都堂之東西緝熙皇極而以為侍中
之職統和天人而以為中書之任六省既備而御史次之自太
常以至於太府而列為九寺自國子以至於將作而列為五監
自左右衛以至於羽林而列為十六衛職有其人人奉其職以
至於天子之師傅東宮之羽衛莫非皆有其職也正觀之治為
近古以是而已雖未能及合於周之六典而法制之善不可磨
也故其設官之數次以七百餘員而待天下之材所与所為稱
得之矣故所成之功有足取者然則制商單之法而及於府[illegible]
正官名之繆而及於六典唐之二事曰復列之於罰戾若夫[illegible]
之實田唐之封建則是議之而不能行者皆講論之盡限田之[illegible]
不行則井田之法何由而興乎世之議者必乎盡地皆能為[illegible]

井之形畫措而計其能爲什一之數於是爲之說曰與民而不
以井田取民而不以什一之制則未可以爲富民之術也然則
什一之制固出於井田而井田之法豈易復哉夫三代之爲井
田也行於夏商而未詳至於周官而後備爲之至難待之至久
而後無不平之勢若欲以千載難成之法而遽就於一日之間
雖甚愚者知其難也蓋井田不可以不復而復之不可以無漸
漸復井田之制宜自限田而始也仲舒言之於漢曰井田之制
雖未可復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而武帝不能用也其
後師丹言井田之利雖未可詳宜略爲限名田之制止於三十
頃奴婢之數止於二百人期盡三年犯者籍沒而丁傅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也故仲舒則議而不行師丹則議成而寢然而
師丹議欲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地欲以三年而沒犯者之田
臣則以謂三十夫之地失之於太廣三年之期失之於太近收
其所長棄其所短則限田之議可謂近古而善矣於漢之君於

兩人之議則不能與也於近古之良法而不能行也則所與所
行兩失之矣若夫封建之議則請以三代之得而論唐之失蓋
先王以海内之地制為六服而其人民分其疆土以立夾輔之
諸侯而天子所自治者惟千里之王畿而已矣五等之地無過
於百里分封之法不期於異姓故諸侯有夾輔之實而王室有
藩屏之賴至於春秋之時則司馬九伐之法已不復行於畿以
而異姓之諸侯與周之宗盟同會而爭長然而五霸之君各挾
天命以撫諸侯故昭王不復而相公問罪於楚衰周之難而晉
文有力於周王室已衰之後大國有問鼎之心而同姓之諸侯
猶能有助於王室至於秦有天下遂廢周公之制而封建之害
而不覩其利是以任其私智取之而不疑至於楚漢相持雖雄
未使而韓信彭越已受千里之封故七國之亂胡於受封之日
盡秦以六國而其議封建之失是以至於孤立而無助漢懲郡
縣之失而大封地之太廣是以至於外重而内輕唐之君臣相

持兩端以爲議或取於漢或取於秦而蕭瑀之議終不足以奪
鄭公之言是以議之而不能行也欲爲三代之治而人材不足
故其所議不足以爲致治之術則所與所爲亦可謂兩失之矣
然則魏之限田唐之封建所謂議之而不能行者臣復論之於
前矣至法之興廢係乎天下之治亂故先王之法不見於天下
而後世始不治矣肉刑之制三代之所自由也至於漢文則不
忍而改之感一女子言而遂變先王之良法豈不誤哉蓋刑之
大者莫甚於死而大辟之輕重尚且不同成王之五百如此其
重也而穆王之二百如此其輕也故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而
刑罰之輕重爲可以失其權哉感一女子之言遂變先王之法
此豈所以權輕重而當世之所與所爲亦可謂兩失之矣若夫
義倉之制則唐之所建因隋之舊法而已開皇之時天下優足
粟米之積如坻如京社則有倉倉則有積雖有水旱而貧民不
至於流亡故長孫平之議則裁置與之而文帝之法則大宗因

之然隋季於大業之間唐季於中宗之後迫於用度不足而有覬於里社之倉故義倉之制於是乎壞隋之得失固已不足論而所可惜者唐氏之不能久也豈其所與之人所為之事其始非不善也而不足以久其所成之功者其時然也然則漢之肉刑唐之義倉所謂行之而不能久者臣既列之於前矣蓋自嬴秦而下有天下者不過於五人而秦與隋晉所為所與皆不足道故其所成之功無可言者臣所以獨論漢唐之得失而折之以先王之道也然其可善之法則或有識之而不行既行之善則或行之而不久故要其治功則僅足以為漢唐而已矣若夫霸諸侯之術所謂一時之得足以善其一方而論其大體則不足以施於天下劉備符堅之所與孔明王猛之所為君臣此類固各有所成之功而豈足以施之於天下哉臣所以詳論天下之政而略於霸據之術也伏惟陛下以天地之德覆載萬類先王之業與時而同功所以作為法度制為紀綱以立政教以議刑賞

而要政所務急於人材小善寸長無所不取為司農者必責之以理財之政為國子者必責之以教養之事方而為寺監之吏外而為郡縣之吏莫非因材而任之至於簿書之術訓迪之道無所不至矣而要策所訪猶有取於唐虞三代所以致治而至於霸據一方之善亦欲聞所成之效顧臣之淺陋不足以知其萬一惟陛下赦之而已臣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

策

廷試策三

御試策一道　定庵先生

臣對臣聞策士于廷本朝故事方今國家承平三歲一講謂之循故事設科舉塞人情容或有之乃若今日果虜侵陵生民塗炭東都破蕩車駕南巡方自紹興移蹕臨安援擾之時胥未少休而陛下於此詳延布衣之士親降聖問者蓋欲咨當世急務冀聞長計以輿大業將數其言收其用豈比平時循故事設科舉塞人情而已哉在廷之士苟不能輸忠畢慮披肝膽而吐誠實則亦何異以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乎此臣所以不焜狂斐頑竭區區之愚若夫觀望畏避阿諛順旨竊陛下一命之寵則非臣之所敢知也伏惟矜其愚忠臣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弟故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陛下首言九廟未還兩宮遠處風

興夕惕靡敢荒寧可謂篤於孝弟矣自頃陛下日夜以此痛疚于懷思所以安祖宗之靈雪父兄之讎則堯舜可以及也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故仲尼稱成湯曰改過不吝陛下次言閔國步之艱悼已事之失策虛心求治不憚改圖可謂勇於改過矣自頃陛下至誠罪己不事空言思所以盡歡聖心力圖後效則成湯不能過也聖策曰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共厭大亂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宣王興衰而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復兩京是皆蒙前人之緒業成中興之功撥亂反正何其易也陛下言此蓋謂四君成功之易而今賴萬方黎獻翊戴聖躬列聖之澤未遠陛下焦心勞思不敢暇身以勤民然朝廷庶事如聖策所謂皆未就緒一何成功之難耶此非獨陛下疑之天下之人亦疑之臣試論其大略夫國無常治必有亂焉身無常安必有病焉亂得人然後治病得人然後安請但借身之病以論國之亂方受病之初尚在

腠理未及血脉尚在腸胃未至骨髓而得良醫審從事焉去其
邪毒存其正氣補養調治不使之寖深則雖重病可期於必安
苟惟不然而付之庸醫不察證候不明標本湯劑誤投鍼砭妄
攻非惟不能已病又從而害之一庸醫猶可而至于再至于三
則其病日加後雖有良醫亦不能速安矣方召亂之初人心未
離國勢未弱疆土未蹙迫財力未困竭而得賢人登圖任焉竭
其謀謨施其忠力經營扞禦不使之寖壞則雖大亂可期於必
治苟惟不然而付之庸人無經世之才無勝敵之策挾私害公
竊位固寵非唯不能已亂又從而傷之一庸人猶可至于再至
于三則其亂日加後雖有賢人亦不能速治矣由是觀之少康
雖承帝相絕滅之後而撫其官職故能一旅而復有夏宣王雖
繼厲王大壞之餘而任賢使能故能興衰而攘戎周光武遭亂
用鄧禹寇恂等三年而興漢祚肅宗遭亂用郭子儀李光弼等
再歲而復兩京此病之一遇良醫初無所害其安也不亦易乎

陛下自即大寶慨然有為三四年間大臣數易多姦邪誤國或
畏懦無能內陵不能消外侮不能禦既遭淮甸之亂危更值苗
劉之狂逆禍變荐興事功莫效此猶病之屢遇庸醫既遭所
傷其變也不亦難乎嗚呼今日之病甚矣固非一朝夕所能療
必得如盧扁者委而治之尚可善其後儻復有傷誠為難救目
願陛下加意焉戒其所難為其所易則他日成功何患不若
彼四君那聖策曰屈己以和戎而戎狄內侵臣聞夷狄為中國
患自古以然帝王之世懷之必有德畏之必有威未聞屈己與
之和也至漢唐雖自和親豈能究其不叛哉唯本朝澶淵之師
既殺撻覽彼計窮力屈哀鳴請和真宗皇帝念南北皆吾生靈
不忍殘害故從而許之自是虜人懷德畏威不敢妄動今金寇
秉邊境無備偷長驅中原貪獸之性得利則驕我雖屈己與和彼
方桀驁自若故自靖康以來變講和議皆墮其奸計毋致狼狽
爲今之策決不可和必欲遂然修車馬備器械張皇六師爲渡

問討賊之討又戍破疲弊之餘力未能舉然則當如何哉亦曰修其本而已矣車攻之攘夷狄必先修政事常武之立武事必先有常德臣願陛下躬秉聖德施於有政朝廷之上進君子退小人開不諱之路行至公之道允綱紀法度號令賞罰無不允協於先王克當於人心唯其如此故群情悅附士氣奮發以守則固以攻則克何畏乎夷狄哉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此之謂也臣觀大王之時狄人方強嘗去馬避之至文王則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蓋夷狄盛強不能長久金寇本以蕞爾之區敢讎大邦天稔其惡滅亡可待陛下誠能修其本以勝之臣將見四方不變而兩河五路之民思祖宗德澤聞天子仁聖莫不悉合響應為我助以此克復疆土迎還兩宮果何難哉以吳之強以越之弱而越王苦身焦思置膽而嘗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其勞卒斃強吳孰謂陛下以中國之大行帝王之道而不能取勝於夷狄乎此在陛下勉之而已若曰姑且以和戎

而欲其不侵臣未見其可也聖策曰招撫以弭盜而盜賊猶熾臣聞寇賊姦宄雖盛世不免況今遭夷虜之難州縣傷殘元元失業盜賊乘間而起固不足怪歟此年以來凡有盜賊必議招降且姦惡之民本以貪暴為賊今一切招降或與之官或貸而不誅彼其心以謂有罪者既未必死又因而得官何憚不為故今日招小群明日起大群終莫能弭也此蓋從前容忍之過謂夷狄方為害未暇及盜賊故因循縱弛不即勦除遂使群盜猖狂國威愈衰不振且亡命之徒揭竿持挺嘯屯蟻聚雖曰衆多皆吾民耳吾猶無以制之況能與夷狄爭鋒邪此其失策之甚者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臣謂今日盜賊當先議討蕩渠魁必誅脅從必赦蓋誅渠魁凡以奪奸雄之氣赦脅從足以安反側之心如此亦可弭盜矣雖然王溫舒治河內好殺行威其後二千石欲為治盡效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龔遂治渤海上問何以息盜賊乃言民困於飢寒而不恤故赤子弄兵

識沮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上從之於是郡中翕然盜賊皆罷更擇州縣之吏去其如溫舒者用其如遂者使拊循之尚何盜賊之有若曰招攜以弭盜而欲其不熾臣未見其可也聖策曰以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無羨儲臣聞往年京師諸路歲漕不知幾千百萬而用度稍多亦或不足況今日經寇攘西北半為賊區江淮荆湖亦遭焚掠方所仰給惟在東南土地既迫則賦入亦少固其理也雖今日行在用度不比京師往年然軍兵之給百官有司之俸亦不為不廣幸數年間穀麥稍豐猶可支持若或一遇水旱凶荒其何以堪此朝廷所當深憂今運漕不繼廩之羨儲如今漕臣督責州縣不過重困吾民非所以固邦本也以臣計之唯節用而已陛下當此艱難奉養菲薄宮掖横費亦已杜絕然官吏之多猶未盡減如近日發運司與坑冶所入少廢罷之甚善而州縣不法添差何益於事宣和靖康以來罪惡昭著或弃城投拜不忠不義之徒既

削籍流竄旋蒙恩宥稍復舊官仍乞宮祠非特坐費廩給亦不
足為姦謀之戒前宰相侍從今日可謂多矣實有補於國家者
幾何人哉並享宮祠厚祿誠為濫恩若擇其尤者令致仕或與
裁減亦省費之一端其他內外官吏貟無添差有不急者暫行
併省使州縣稍稍優裕則償逋可繼如其不然將日給不暇安
有羨儲哉臣竊見日以兵為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臣聞祖宗
盛時養兵有額訓兵有法自崇觀宣和以來閹官弄兵並掌樞
府而天下軍政始壞重以靖康至今連歲軍興精兵銳卒銷散
無幾而諸將所領類皆招降群盜不逞之徒其間老弱相半病
士不除故占籍雖多而可用者少今當責諸將汰其老弱簽其
死亡逃竄者然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古之人能以少勝衆者皆
以兵精故也國家之兵最患於不精蓋以夷虜數侵軍旅頻興
六軍奔走暴露於外訓習不時至多偷惰今幸西北寧謐東南
盜賊略平宜於此時詔諸將日加訓練如祖宗之法庶幾皆為

擲兵而無冗糧之患也聖策曰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多曰
闢國家全盛之時在京百司執事之多而幅員萬里州府縣鎮
星分棊布今行在官屬甚少而何朝京東皆未收復江淮荆湖
多焚蕩之餘人情例不願去則所謂員闕者極少矣然入仕之
門反多於前所宰執侍從與文武官至正郎數倍於古例得奏
補子弟軍功捕盜輸財納粟諸色雜流不可勝數則吏員安得
不猥并而失職之士安得不多哉今日之策莫若嚴入仕之路
使其流稍清其間已補授者擇于任使之餘則姑俟歲月寇難
稍平疆土漸復則員闕自多然而為士人者義當體國方國家
多事自應朝夕痛憤愧不能效死以平寇難豈急於謀身以失
職為恨哉此不足煩聖慮也聖策曰田萊多荒而歸業之數尚
寡臣聞今日國家所急以食為先若田萊多荒將何以給然田
萊多荒者以民未歸業民未歸業者以州縣未得人也蓋自兵
興以來今六七年諸路屢遭殘破人民殺傷之餘奔散他處若

非多方寬貸招誘未易集也今率寇兵不來盜賊亦稍衰息凡經劫虜之地慎擇守令寬其法制許以便宜專務招集流亡俾其歸業則田萊多荒亦不足煩聖慮也舉案曰嚴贓吏之誅所未能革貪汙之俗臣聞祖宗盛時公卿大臣以清德爭勵在位皆節儉正直故天下化之崇尚廉恥當是時士大夫有敢取受雖半錢之微一玷清議則終身汚辱自崇觀宣和以來大臣或貪鄙無厭或驕淫侈靡開苞苴之門要請白之節頹風一倡上下靡然故所任官吏招來納賄恬不爲怪循以至今流弊莫革往往乘時艱亂肆欲何更不悛況又流離道路又無差在一旦從官皆急於營私冒爲不法陛下雖曰嚴贓吏之誅然不幸而敗者百無二三其猾之徒能以巧僞或用貨利轉相請託則上下蔽蒙無由顯露臣愚欲望陛下任用監司必擇剛明公正者使察舉州縣贓吏而誅斥之苟得如范滂一到州境贓汚自應聲風解印而去矣何待敎摘哉亦當戒勅公卿大臣皆務清儉以

警厲僚選精忠廉白之人進用於朝以爲激勸則人不獨畏法
且知畏義而貪汚之俗可以革矣聖策曰優軍功之賞而未能
銷濫冒之風臣聞賞所以勸有功也若行之不得其當則雖曰
優之亦不足勸也昔司馬光有言有功者與之一金無功者不
與則有功者必悅有功者與之千金無功者亦與千金則有功
者必不悅由是以言賞不必太優惟其當而已近者朝廷軍功
之賞失之太優或謂方國家患難欲得人人奮命立功若非優
其恩賞何以勸之哉臣切以謂不然爵賞者所以馭天下
不可輕用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人貴之則
得者皆以爲榮而可爲有功之勸人賤之則得者不以爲恩而
徒滋濫冒之弊臣所議者今日正當使人貴其爵賞以得爲難
則各思自効豈可輕哉臣觀宣和間既平方臘使童貫譚稹奏
功請求囑託貨賂公行富者雖無功濫就賞格貧者雖有功隱
沒不供至今冒濫恩命無慮數百道況在今日連年用兵緣功

賞推恩不無此弊臣又覩近日陷没王事朝廷優卹其家官其
厚也然不問有無子孫多為恩澤遂至妄認親戚私相鬻賣求
信卹告身不過三五百千濫冒甚矣以此一事考之其餘可知
豈非恩賞太優而致然邪臣愚欲望陛下自今以始吝其爵賞
不輕予人嚴責諸將奏功必考其實無使復如前日之濫則冒
濫之風可以銷矣聖策曰方今非外攘夷狄則不足以靖民取
於民有制又不足給車徒之衆爲人父而擁其子則又何以保
民而王哉臣聞夷狄者固中國之害也然空中國以事夷狄帝
王所不爲陛下知夷狄害中國思所以攘之可謂愛民之深而
念取民有制保民而王可謂愛民之功此深探其本實帝王用
心非不明治道仍闇事機也臣嘗讀唐鑑見德宗時西京用兵
府庫不支乃括富商錢令杜佑大索長安商賈罷然如被寇盜
所得不多又括僦貨錢蓄積者率皆借四分之一百姓怨嘆故
先祖時論之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已以

濟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臣願陛下監德宗之失察祖禹之論如臣前所言修其本以勝之使斯民知陛下憂之深而愛之切莫不心悅誠服歡欣感戴苟使知者獻謀勇者效死富者輸財貧者盡力又何患軍徒之衆不足以給之哉以此禦夷狄不失所謂保民而王者矣凡此數事臣固已略陳於前惟陛下詳擇而行之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如其不行則雖交戰于胷中寢而不寐當食而嘆終無益也聖策又欲臣等考夫前世中興之主施為次序有可施於今者祖宗傳序累世法度可舉而行者臣謂前世中興之主如聖策所詢者少康以逃奔之餘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能用其謀以收夏衆遂滅有過復禹之績不失舊物亦可謂盛矣惜乎治迹書傳不詳臣無得而言若宣王見於詩雅功烈昭然固有可施於今而其志

義養交不純乎文武之序故啟規誨刺相繼而作臣猶不敢以
此望陛下况若肅宗何足道哉蓋肅宗雖能收兵靈武克復兩
京而藩后辟臣專制內外無經遠之謀行姑息之政唐之紀綱
大壞不可復振實繇肅宗其施爲次序豈足爲今日獻臣考中
興之主巍然成功有始有卒莫如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
志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晦然攻而爲漢至於首取
卓茂以爲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及天下已定乃偃武修文崇
德報功勸政治養黎元興禮義厚教化表德行勵風俗臣願陛
下施爲次序專效光武實天下幸甚乃若祖宗法度在今日皆
可舉而行臣試爲陛下言之臣聞治莫大於使民方治平嘉祐
以前海內富庶黎民安樂禮義興風俗厚豈非便於民耶熙豐
一切廢罷專用新法將以便民不無擾民重以蔡京挾紹述之
說欺惑主聽推行過當[illegible][illegible]致敗亂然自靖康至今朝廷每欲
追復祖宗而群臣猶持異同之論牽制不決臣願陛下考祖宗

所以太平觀今日所以戡乱所行法令一以祖宗為本其間稍有不便於今斟酌損益釐革之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治顧不幸哉臣一介草茅未識淺陋蒙陛下隆寬廣開言路使得盡言以扶危持顛然有聖問所不及臣嘗過慮焉不得不罄其說臣聞不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陛下方將削平寇難協成大功固資將帥之力然假借太過則權移於下若乃忠臣義士專務以死報國終不失恭順之心其間有志滿意驕或恣寵恃勢者不獨非朝廷之福亦彼之福也光武之興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者凡二十八人皆能以功名始終少見禍敗者以光武處之得其宜也臣願陛下尚二三大臣深謀熟議預為駕馭之術厚其恩禮收其威權使將帥宣力愈篤朝廷體勢愈尊則他日垂平之後可終保無虞中興之功夐古莫及矣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上干天威無任戰栗待罪之至惟陛下裁之臣謹昧死上對臣謹對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三

策

兵政策四

殿試策一道　　黃淵先生

制曰朕承祖宗之運獲奉大統六年于茲顧兵寇未遠兩宮猶遠
夙興夕惕□□荒寧憫国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虛心求治
侍從獻□□延子大夫于廷咨以當世之務冀聞長計以輿
大業將□□□收其用非直循故事詔私幸塞人情而已蓋
古先哲□□□之世承思治之民安夷大患事半功倍少康
一旅而復夏宣王興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翦宗
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今朕四
方黎獻明戴朕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暇逸以
勤民然寇已以和戎而戎狄內侵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以
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之羨余以兵為重邊屯練未精而軍多

冗籍或負犯并而失職之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役棄之農尚寡嚴贓吏之誅而不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无以消冒濫之風方今外接夷狄則不足以靖之取於民有制則不足以給軍徒之衆為人父而自推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朕弗明治道仍晦災異尤此數者嘗交戰於胷中從寢而弗寐當食而嘆也子大夫學而固同患難久矣且考前世中興之主施為次序有功於今者祖宗傳緒累世且法有可舉而行者平時種之待問奇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其悉意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微何以見宣王漢无昌邑之變則何以啓宣帝唐无后韋之變則何以啓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禍變而當治則大為代先處以斷安旦沮灼知此理然後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自嘗歷攷前言其衰亂之君以謂莫善不要宗莫若不善於文宗

何以言之憲宗當唐室衰衰之際藩鎮跋扈主權下移乃能左
顧右盼慨然起恢復之心不幸往往異議刺客在朝京師皇皇
朝不謀夕惟憲宗當宁發憤奮聲致討賊之心愈厲明年平
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為天下冠此以
剛大為心者也文宗當邪戮之後閹寺執柄主威不宣嘗能高
奉遠蹈毅然有掃除之心不幸委任失當害及非辜甘露之禍
言之使人酸楚豈非文宗處以泣下霑襟視然飛宗自比周赧
又自比漢獻又自謂兄而堯舜又自縱酒以傷其生悲辛愁苦
不復以朝廷為意此以憂自沮者也故臣嘗斷之曰若憲宗
可謂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與論天意哉蓋禍亂之
作正聖人奮勵一時也何至以驚憂自沮乎今陛下痛九廟未
還兩宮猶遠又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果然深察禍變之
故是乃皇天所以啓至聖也伏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剛大為心
无遽以驚憂自沮庶幾尚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等相揖於千

戴之以上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不勝吾子至願然後以剛大為心
者要當夙興夜寐惡衣菲食屏遠佞倖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
戒声色之惑先定規模以定大事自觀古之聖人將大有施為
於天下者必先默定規模而後從事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
非若順風揚飄止求快意而不知所歸宿也兩君之法非良法也
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自臘諸侯蘇秦之術非善術也
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合六姓之異卻強秦之兵准陰對高帝以
比本據[illegible]要者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死一不如其
言者規模先定故也耿弇對光武以定漁陽取涿郡還[illegible]富平
而東下齊光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伏惟陛下欲迎九
[illegible]闕而虜燕[illegible]規模固已定於聖心而又充
[illegible]自前世之君觀之固有滿假而自大以速天
下之[illegible]獨陛下不然乃撝謙大居躬御便殿親頒德音以
側[illegible]之君為問至於撫夷狄弭盜賊足食練兵道冗官復

農業黜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illegible]一中興之效[illegible]
宗傳緒之法度下詢於承學之士曰本於自得何以待後扶顛
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劾也臣雖智識淺陋然而竊見禮[illegible]
宏闊深大輒整冠肅容再拜稽首曰猗歟盛哉有君如此天下
何憂乎宗廟社稷何憂乎二聖六宮斷嘗鑾輅亦何憂乎[illegible]學
術至空虛也然忠憤所激敢不敷陳狀見上御日月之光臣謹
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古先哲王繼中微之世承衰治之
民艾英大康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夏有是宣王興衰以隆
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後兩京皆奏前人之緒
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見陛下規模宏大誕所以為守
興之本也臣聞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
七世歷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復有之者祖宗之德在
人也稷有播種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歷年
八百有餘宣王興衰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漢高祖有

寬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而歷年至踰四百然
則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者豈非蒙高祖德歟唐太宗有仁義
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歷年幾及三百然則肅
宗再造而復兩京者豈非蒙太宗之德歟皇朝一祖六宗英靈
在天功德在民中興之運正歸今日陛下能擴此規模齊以兢謹
果何往而不可乎伏讀聖策曰今賴四方[illegible]獻[illegible]戴勠力列聖
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勤民欲屈已以事戎而
戎狄內侵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歸將
乘此時為兩宮中國雪積年之恥也臣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
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虜皆兼有焉
臣請為陛下歷陳之始皇併吞六國可以止矣然心快於復征
南越曾不知驪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嬰已[illegible]害而[illegible]矣此
以好戰而亡也隋文帝旣平江東可以止矣煬帝嗣位[illegible]焉征
遼曾不知錦帆未過隋煬而大盜已據其都矣此亦[illegible]戰而亡

也蠢爾兩倉庸亦何足以奏隋史顧論好戰必亡因以及之夫蒙
爾亦擠日事高麗奴事契丹中國視之如芥[illegible]曾
何足以汙齒牙乃不自循分臨[illegible]書[illegible]兵戒[illegible]三
十餘載矣適國家當此於邊乃[illegible]我王略侵我中
國奪我兩河又擣我都城又要[illegible]二聖又入[illegible]淮右蹂我江湖
嗚呼悲夫積骨如山矣流血如河矣夷城池虛矣皇弋[illegible]滅
亡無旦此日所以言好戰必亡也西晉之亂劉淵奴鮮卑[illegible]紛紜於
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illegible]劉元海[illegible]堅石勒草[illegible]舊之
疇皆以絕異之資驅攜一時之賢後其禮者至有天下太半然
終覆亡相繼不過一傳再傳[illegible]何也夷狄之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心固安於法安也而苦於為夷
狄之行君臣相疾上下不安雖[illegible]都邑[illegible]其心[illegible]
若寄寓於其間其能以乎泰[illegible]亦何足以[illegible]元[illegible]此顧
論失其故俗因以及之夫其[illegible]究既滅契丹復陵中國意

游誦詩讀書佩玉鳴鑾爲被敎國之制亦稱帶冠裳居闕樂趨
其憂愁無聊如被五木而居九地終身不快卒於死而已矣此
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亡也始皇賊韓張良奮椎擊其車朱泚
僭號段秀實挺笏中其額天下之人其視金虜雖不欲寢處其
皮而食其肉顧其路無由耳今虜我中國士庶入於窟穴因亦
有豪傑慷慨之士欲圖之久矣而又罵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
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有囚俘之恥將見有積憤鬱結而思變
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亡也區區一劉豫欲杖中國之
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
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爾黠雛
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然金虜雖有必亡之勢而我有必興
之理不可不講也臣觀古人所以謀人之國必有一定之計越
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
項籍是離間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計秦之計高祖之計宜次第

而用也當先用越王之法驕之使其傲心益肆意無忌憚[illegible]
滅之將見權臣爭彊篡奪之禍起矣臣請備論越王所以愚吳
之術惟陛下聽之范蠡曰甲辭厚禮以驕之越王則自稱曰草
鄙之人自稱其國曰貢獻之邑范蠡曰玩好女樂以驕之越王
則先之以皮幣隨之以管籥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其稱吳為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請親為前驅者范蠡
使以身為市也今日之驕虜當損益其法可也嗚呼越王含辛
茹苦志在報吳非篤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共之不
給也乃下令於國中曰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取少妻女子十
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則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賜束脩一犬生
女子也賜束脩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丈子
死當室者死則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載脂與粟以食孺子
身耕妻織以裕國人國人荷其恩感其德憤其土地之狹而憫
其會稽之耻也於是父兄請戰不許父兄則又請戰而致其辭

曰越西封之內其視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力乎又其將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勤爲是行也而可無死乎陛下欲滅金虜當先結吾民之心可也越王之在國也觴酒豆肉必分左右飲酒不盡味聽樂不盡心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病者問死者葬老其老長其幼慈其孤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貧者與之求其不足裁其有餘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越事吳西事晉北事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猶未也伏願陛下勉之越王歸國四年憤祖宗之讎思欲一戰以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吳王信讒喜優憎輔遠弼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六年吳王殺申胥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吳國蟹稻不遺種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今之金虜雖有必亡之勢三然而信讒乎喜優乎憎輔而遠弼乎

胥殺賢如申胥子胥曾有天災如蟹稻不遺種者乎未也侯其天時去人事失然後可以圖之越王歸國二十二年乃得舉兵以遂其志其舉兵也必習以度天下之衆寡仁以供三軍之饑勞勇以斷疑而決大事又后庸使之審賞智成使之審罰大夫種使之審物大夫蠡使之審備大夫皐使之審聲其將行也則皆屛而立委夫人以內政背檐而立委夫人以國政其至軍也則斬通行賂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從令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用命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無兄弟盡在軍者又明日徇軍則歸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令者雖列國之君不足以為令務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戰而敗吳於囿再戰而敗吳於沒又戰而敗吳於郊夷其城郭夷其庭壚其廟以雪積年之恥陛下欲報金虜顧觀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伏讀聖策曰招誘以彊盜而盜賊猶熾且有以見陛下規模宏大欲攘夷狄而先

請中國也臣聞唐太宗之說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當去奢從儉輕徭省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韓愈之說曰刺史不得其官觀察不得其職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爲盜也亦幸矣此皆論良民爲賦斂所困故不得已而爲盜爾今日之事則又甚於此其橫行於州郡嘯聚於山林者類皆軍兵爾此輩在太平時怙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國多故朝廷權輕何爾動輒怨怒耶而一夫唱亂百夫從之百夫唱亂千萬人從之然使吾無間而可入則朱滔不能起盧龍之亂李懷光不能蠻州寧之兵今其所以一呼響應者其心不服也其心所以不服者無乃吾恭儉未至乎用人未當乎賞無功而罰非罪乎昔唐德宗以家務出宮人以恭儉服天下罷常貢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賞緋青將士以折兵斑誅杖邵光超以懲其貪[illegible]又以賞罰服天下時李正巳持兵十五萬據亂山東其將士[illegible]

懷柔所爲如此皆投兵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輩猶天子不歸
此也吐蕃待其殭大以凌侮中國非一日積也德宗即位使者
歸告其國主曰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英武洽於中國吐
蕃大悦遣使入貢夫德宗恭儉委任信賞必罰行於宫庭之間
而彊蕃悍卒自格於千里之外使其將守此心終始不變則正
觀之風亦不難到奈何其自敗壞也臣願陛下篤恭儉謹用人
明賞罰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甲兵可以誅其不服我有招
降可以俟其改過誠恐夫一大盜其士卒未已也誠能用臣之
說非特悍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過也故臣以太宗韓愈德宗
之事爲獻伏讀聖策曰以食爲急漕運不繼而廩之羨餘以兵
爲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兵食
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漕運不繼宜選財賦之官選練未精宜
責將帥之職唐代宗以國用虛乏饋餉紛紛獨得一劉晏斡山
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而軍用以給以財賦得其

人也臣愚欲於常賦之外創置一司名曰軍輿凡關市榷酤載
在有司者不與其數彌縫通有無權輕重使利歸公上斂不
及民出入錢穀拘校簿書則付之士類書符檄傾低昂則付之
皂吏明敏精悍如劉晏輩實司其職夫何憂漕運之不繼乎焉
幾之在河東也取馬廝役教以騎射制甲有長短之等造車爲
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以將帥得其人也臣愚欲於
冗兵之數創置一軍名曰精銳凡攻衝戰鬬功在有司者不與
此選獨招降之兵擒獲之兵俾弓矢戈矛隨器而使有能者則
書之尺籍其無能者則驅之屯田擇彊力勇敢如馬燧輩實司
其職夫何憂選練之未精也伏讀聖策曰吏貪很並而失職之
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此有以見陛下規撫遠大
知吏農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吏貪很並宜行辟舉之法田萊
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旣濟欲罷臣叙壘司州郡辟掾佐其
意欲無失職之士也臣愚欲使守臣精選太守郡使者之職若

群僚則大守辟舉若監當若巡尉則使者辟舉舉而不當責者褫其職輕者罰其金吏部臺諫得以糾正之每辟一員則具二人以待之補者既上則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後相承雖怠者亦勵夫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將惟賢才之求非為爾衣食之資也志在衣食胡不為工乎為商乎為農而力田畝乎胡為在搢紳之列也夫責之以士人則朝廷待之亦不可輕凡大守監司之赴官也若內若外皆陛辭而後行監司為一輩郡大守為一輩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正殿借辭色告監司則曰一路官吏實汝之托告郡守則曰一郡官吏實汝之托汝當夙夜以思宣我所以愛民之意予以大賚報有功亦有大罰懲不恪庶幾賢才並用則失職非所患也昔鄧艾欲行陳頴以東屯田兩淮得穀五萬斛其意欲得復業之農也臣愚不敢遠引且以鎮江一路論之屯兵江口無慮數萬人就以二萬人論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計二千斛月計六萬斛則歲百萬斛矣顧此之

運非由天降非從地出皆當取之於民三吳之間旱暵仍歲長淮以北南兵蹂踐委棄歲到今米斗千餘今此下民誰救其溺而又追需索於星火箠械酷於秋霜開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勳官民八品以上前資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則五十畝而一牛土剛則二十畝而一牛此耕播之法也如是之法出於開元募人為士丁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高為營東起振武轉而西過極雲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險八百餘里寇來不能為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於振武屯願自淮以北閒置屯田參開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復業之農而軍儲所資亦足以寬其憂矣伏讀聖策曰嚴贓吏之誅而未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無以消冒濫之風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欲清流俗而懲僥倖也昔毛玠為尚書而士大夫不敢鮮衣美食楊綰為宰相而豪貴功臣避之徹樂毀第[illegible][illegible]御贓吏貪汙流風遠矣臣願陛下去聲遠色躬儉節用以勵

朝廷朝廷宰相卻苞苴斷貨賄以勵猾胥而儆效吏又何患貪

河之弊並中昔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踵於門大

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

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巳用乃擢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事出上意

宰相不知縉等由是稍絀　今欲用此策以消貪濫可乎凡大

將以功來上陛下親擢其中一二人寬見而勞問之果有功者

優加拔擢其或言語不倫事涉誕罔者痛加懲斥又何患貪濫

之弊消亞伏讀聖策曰方今以撲冀狀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

有制則不足以給車徒之費為人父而権其子剗又何以保民

而王哉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恤民如是之深也臣伏讀聖

問至此不禁涕泗交頤何則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

知也臣觀廣江郡縣為守為令者類無遠識畬陽表惠山之民何

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

未巳又行折八折八未巳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運實運實

虛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亦雜奇負益以與邸
前日梁麻決淵雖大相間今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荏煙白露
新楚蒲肥彼所謂守令獨抵几而言曰與其委之於盜賊孰若
輸之於國家嗚呼安得此委巷之語乎堂堂國家而下比於盜
賊不忠之罪莫大於此矣夫節財即生財之道也今藩方大使
各置使自收名粮戚跪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准備或曰幹辦
者不知其幾人也色目紛紛難以數與其盤盂下視之亦皆在
其選又諸縣未盡武尉才為無用見敵則走小勝則殺貧民以
要功居山則責私名資游則[illegible]矣及交付則已捕之為已
功矣不知平時剝膚椎髓斂怨招[illegible]以彈此曹果何謂哉且願
陛下明降詔書戒飭藩方罷去武尉以蘇凋瘵此亦保民之道
也伏讀聖策曰朕弗明治道仍踏事幾凡此數者交戰於胸中
徒寢而不寐當食而嘆乎大夫與國同患難久矣宜攻前世中
興之主其施為次序有功於今者祖宗傳緒累世其法當可舉

亦行吾早時種學待問帝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
其表甚以陳朕將親覽且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謙冲退抑消
以追配前王紹述祖宗旁搜遠取以盡愚夫之慮也臣竊謂自
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剛有嚴有
翼者宣王之剛信賞必罰者宣帝之剛赳赳雄斷者光武之剛
也陛下之欲中興當以剛德為主去讒節慾遠佞防姦此中興
之本也祖宗傳緒之意大抵以儉德為主恭聞仁祖服浣衣襲
繼拔力行恭儉不忍費一毫以傷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
泣下露禱盡儉必仁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紹祖宗當以儉德
為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盜足
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黃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車徒者
臣以一言而該之不過曰剛與儉而已然剛儉之德聖心自明
天下猶未信者何也臣竊有說焉臣嘗讀左氏傳見呂甥論君
子小人情狀於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

子恐以為必歸又曰小人曰秦豈歸君君子曰秦必歸君又四
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夫士人所見高遠故其言多恕
小人所見淺狹故其語易深羞夫孟子有言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目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齊王為愛牛以小人之見每
如此也然小人滿天下而所謂士人者幾何雖家置一喙言提
其耳不能勝衆多之口也則人主於食息謦欬之間其可以弗
謹乎夫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是武王
以身試文王之安否也蓋一飯則我力微矣今吾親一飯而已
力不甚微乎此其所以可憂也再飯則我力彊矣今吾親至於
再飯抑乃壽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於文王如此
若陛下之心目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暖行營別殿花氣紛紛
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
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氣凄清稍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
邊蛮瓊擁敝不得共此味勝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綠夜桂飄香

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夏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
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毋寒乎至於陳水
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鳴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
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其處也
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
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
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盡屬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鑾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
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則不然以謂投擲珍禽驅馳駿
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不量微賤思為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蓋亦有自壽康閹人伉
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常
令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成無暇及他事又曰謹勿使之

讀書最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其身疏斥矣其黨排
擯而去此術既行卒使天子皆惑於上大臣壅蔽於下兵柄在
手官爵在手廢立在手至自冊曰定策國老而冊昭宗曰門生
天子嗚呼不臣之態豈忍陳於君父之前彼私求爵馬動以
陛下爲名此臣之所以恥也又何惜乎小民陛下欲尊賢宸極
澤及寰區何不反其術而用之勿爲其所陷也且閹寺聞名國
之不祥也是以弄兵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
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唐而唐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
聞此臣所以憂也竊惟乃聖之尊深居邃宇万機之暇何以爲
情賢士大夫宜見有時矣宦官子女安居前後矣有時者易疎
前後者難間聖情狃習而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
戶之私凡交結往來者有禁敢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
親近儒生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追求典故歷訪民情
不在於分文析字緝章繪句爲蟲篆之學以取天下之名也嗚

呼隋煬帝陳後主豈曰不文適足以亡國而已果何補於人主之學哉臣願陛下之爲學也見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則睹之欣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爲規乎見前世暴虐之主則惡之[illegible]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爲戒乎讀賢臣傳則觀百僚中有類是者任之勿疑讀佞臣傳則觀左右有類是者誅之無赦久之不倦將聞閹寺之言見便佞之態如狐狸夜號而鳴梟晝舞也則陛下之聖德進矣昔唐憲宗卓卓爲中興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觀其與宰相論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請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游者獨宮人宦官爾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此其所以興乎臣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陛下勿謂深宮密殿乃事無迹也然善惡未究四海已知歷觀前史所載宮闈之謀床笫之語想見時君以謂宮中不得而知也而況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況天下乎然而皎如日星不可掩設至爲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嗚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

人有言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謹獨之學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古之聖人所以端拱岩廊而四方萬里日趨於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軌百穀用成蠻夷率服用此道也心一不善足以傷天地之和心欲悔過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聖人所以超衆善之門而得改過之要者不過聽諫一路而已此臣所學於師者以為持顛扶危之術也舜聖人也而益戒之以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武王亦聖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至禹有善言之拜湯有改過之稱漢高祖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四百載之大業唐太宗亦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三百載之洪基至於商紂殺諫臣其祚終歸於周室成帝殺諫臣其祚終移於王氏明皇殺諫臣其祚終微於祿山一殺諫臣真若無與於治亂也然亂臣賊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間也不亡何待乎故臣願陛下先以謹獨為心後以聽諫為意獎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風以至遠閹寺親儒臣以成就規

擬之大此臣所望於陛下也草茅賤士充賦在庭者志在一第
爾獨臣不揆愚賤妄議國體負罪於不可赦可謂愚矣然臣聞
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職不在此雖抱奇策擁雄
材無路可進卒於老死而已伏惟國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
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懷非天子兼聽賞
罰之吏而得議百官之長短非天子餘敎大農之吏而得推財
賦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將帥之臣而得論兵革之彊弱則夫宰
相諫官之事一旦得以詳說而悉數之而臣何敢無說以處于
此又况晏子一言而使齊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
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誰謂皇皇大宋無其人乎臯
陶謨曰天敘有典是父子之間君臣之際無非天理也臣處闔
門之內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來望見陛下突兀孤忠卓
然發於悃愊不可遏也此蓋天理自然無足怪者臣或志在爵
祿不爲陛下一言臣誰欺欺天乎故臣寧吐一言退受鈇鉞之

誅我乎豈敢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昌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四